



左眼的獨白 失明舞蹈家張忠安

林育平 報導

悲壯激昂的音樂氛圍、浮誇奇異的肢體語言、專注投入的認真神情，湊近一看，一身裝扮樸素且清瘦的男子，沉浸在同時乘載爆發力與屈張含蓄寓意表達的現代舞中。代替語言的肢體表演，飽含著對於這個社會的弱勢關懷，化成一片片的哽咽難鳴。那些說不出口的委屈困難，和被漠視邊緣的人文議題，張忠安用自己的方式向世人訴說心底的世界與故事。

意料之外的殊榮 開啟舞蹈之路

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肄業後，從舞蹈老師、編舞者、藝術總監再到滯留島舞蹈劇場團長，一路走來，張忠安的舞蹈生涯深陷過不少低潮，亦經歷不少次的挫敗與困難，卻從沒有想過放棄舞蹈。憑藉著自身那股韌性與頑強，以及不懈的努力與奮鬥，終究舞出屬於自己的人生樂章。

來自屏東鄉下的張忠安，剛開始對於跳舞這件事，是非常排斥的，對他而言，每一項才藝不過都是在被動要求下，必須執行且完成的一項任務。回憶起小時候的自己，他認為舞蹈是女生在做的事情，一點男子氣概也沒有；走進舞蹈社看見的也全是女生，飽受了許多異樣眼光，所以常利用舞蹈課上課的時間，翹課到電動間打遊戲。

直至國中二年級，半推半就的情況下，硬著頭皮參加了全國舞蹈比賽，卻出乎意料地一路過關斬將，獲得了決賽第二名的佳績。基於許多鼓勵與稱讚下，張忠安決定認真嘗試舞蹈這件事情。即使進入舞蹈界的時間算晚，對於舞蹈的生態環境尚不瞭解，但憑藉男性的生理條件優勢，在國三畢業後順利入取北藝大舞蹈學系。





獲得全國舞蹈決賽第二名的佳績，正式開啟了張忠安的舞蹈之路。（圖片來源 / 林育平攝）

命運捉弄 急轉直下的人生難題

時至國中，張忠安仍摸不清自己內心渴望的東西是什麼，都是家人說去做，就去做。直到進入了北藝大，才真正開啟另一個視野。原在一間鄉下城鎮的舞蹈教室裡，能看見的、理解到的東西並不多，所以當進入到北藝大時，能夠直接看見大學生成熟的肢體語言、全台灣最好的舞蹈教學老師和國中時期從未看過的多元類型演出，也才真正接觸到現代舞的多樣與多變。原來舞蹈是得以擁有許多風格類型，不只是世人對於芭蕾舞、民族舞的既定印象，現代舞是能夠結合舞者本身的思緒與意識形態，完整向觀眾表達訴求。



現代舞的多樣與多變，成了張忠安與世人最佳的溝通媒介。（圖片來源 / flyingV）

但好景不常，似乎是上天嫉妒般，在乍看一路順遂的過程中，張忠安面臨了第一次重大的人生考驗，當時的他正值十八、九歲的青春年華。

由於本身的高度近視就屬於視網膜剝離的高危險群，加上年紀輕輕就脫離家鄉出外就讀，到了一個極度自由的環境，沒日沒夜地沉迷於電動與網路。就這樣恣意地燃燒消耗各種能量下，身體已然不堪負荷，相對眼睛也使用過度。一次排練過程中的劇烈震動，讓右眼所觀看的範圍裡，有一個區塊煞地變黑，而當這黑塊愈發愈大，大到一半時，才驚覺事態不對，必須緊急進行視網膜剝離手術。

「當時我和我爸承諾說會留在台北照顧自己，是最大的錯誤。」手術後的復原必須在一個極度靜謐與不動的狀態下靜養，但他並沒有。當時的張忠安並不願就此休學，不想離開這個難能可貴的舞蹈環境和北藝大裡邊的朋友，或是放棄內心熱衷追求的某個目標，於是以見習的方式留在學校。但這卻使得視網膜不停地剝落再剝落，每當剝落時，就必須回到醫院、躺在病床、推進手術間、注射麻藥，再將氣泡灌注在眼睛裡支撐視網膜。學校與醫院間來來回回奔波下，直至第五次，張忠安決然休學回到屏東靜養。靜養期間看似痊癒的情況下，因為眼睛裡的玻璃體過度切割，導致內部血管滋生白膜，覆蓋整個眼球，使視力急速下降，直至失明，但當時的醫術卻無能為力。

峰迴路轉 低潮後的柳暗花明

無數次的期待落空，像是被宣判了無期徒刑，在日復一日的悲慟和哀戚下，過了休學的兩年期限，也就確定張忠安無法再回到北藝大就讀，繼續接受學院派完整的舞蹈教育。後來，在恩師黃純純的鼓勵下，他決定回小時候的舞蹈社幫忙，從清潔、財務管理和一些瑣碎的打雜開始下手。直到有個老師離開了，才真正接手教課的工作，用自己的方式創作舞蹈。

回想起年輕時的血氣方剛，張忠安卻認為是上天給予他舞蹈創作的泉源。「宣告無法從事跳舞的那段日子，我會將心力更投注在周遭的環境上，成了另一種舞蹈的積累。」年輕時的挫折，讓他比同年齡的人更早進入社會，提前看見這個社會缺乏的弱勢關懷以及力不從心與人情冷暖，也因為這個受傷的轉機，讓他的舞蹈創作內容以多元觸角為題材，道出許多社會漠然置之的議題。此外，由於從小到大沒有接受過完整的舞蹈班式指導，很多事情必須從零開始。張忠安反覆地思考與精進自己，想用另一種的方式去證明能走多高、走多遠。

直到2010年，身邊所教導的學生都必須離開屏東到外地求學的情況下，有感於屏東沒有足夠的資源留下舞蹈人才，張忠安於是集結了身旁的舞蹈夥伴，在國境之南創立了「滯留島舞蹈劇場」。滯留二字，委婉表達出他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。透過創立舞團的方式，希望和當年的他同樣滯留於人生某階段的學生、職業舞者或是任何有興趣的人，都能將他們的船隻靠港，與他一同在島上工作。爾後，滯留島舞蹈劇場實質將社會人文議題融入舞作，希望能透過舞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，告訴這個世界應該共同正視的社會問題。



透過舞蹈方式，表達對於社會弱勢與人文關懷。(圖片來源 / [flyingV](#))

舞蹈使命 人生永不懈怠的課題

「我不是會說話，但舞蹈確實為生命中的傳聲話筒，表達出我所在乎的一切。」由於學業中輟，張忠安在語言的輸出上無法包裝得十分完整，但他仍嘗試以舞蹈代替言語，作為另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媒介，向大眾表達自身對於這個世界的人文關懷。即便受限於感官的殘缺下，未來他仍會抱持著南方舞蹈發展的使命精神，創造出更多充滿生命力量的舞作，以及眷注社會現況和周遭弱勢。





記者 林育平



編輯 吳佩芸